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三册

书信

王 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三册 书 信

王 栻 主 编

中 华 书 局



严复五十三岁摄



一九〇八年严复与甥女何纫兰合影

致意先生閣下得余回
 以
 左右乃抱人琴之感
 而誠當達
 佛意時向希並管凡
 主
 或聯胡
 在在也
 全境州境內有
 此處與史及合黎
 南有則旅口必危其地
 彼道糧運未也無
 亦升以人量能堅守

字則以洋海軍小股日積
 而且門戶既已全與自營
 未 裁補則必以主決
 也何 避自五月更
 也 練有軍長
 入 裁平而小蓋海
 能事也 托於厥答
 坐失先著 倘係
 度 中央方合此真
 責也 亦日行及人

月也七科道諸公評亦合
 一 指問你依孝真文
 二人 季墨只欲得命
 六 謂不道乃人
 計 詳海
 為 十月八未地
 首 漸 萬信同
 莊 劍五則分
 亦 言

严复与陈宝琛书手迹

簞屨進士均鑒啓者前蒙

卓為孝廉

一函祖經

偉照昨公度觀察津稔
大報一時風行於此見神州以
而人心所同為懷德于蹈厲之

意此中消息甚大不僅振聵於
敵中朝人耳目也

不佞素在歐洲
見往有一二人每著書立論於

幽友無人之隅逮一出問世則一時
學術政教為之斐變此非天
下之耳目也後而劫持之道在

有以摧陷廓清刀破餘地也耳

使中國而修世維新之機必心是

尚二科來申商財高之法想於此

時則時政報其驚失也且感

實上滙索百元到時乞與

累入付據區之不足道聊表在

樂於成此事之心而示此象以

撰為候官梁

八月十六日

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手迹

魏竹老兄之下奉别忽而两月
感著伏惟

起居安否为颂兹为告晤中得
言可告求於中日報中而數
方寸之臂为之地也此与外國力
爭利權之一大事也 弟自到津
以來凡百切

法惟山河某自滿市夷法台人色
色可東津而靈皆有人權結股
去開設絕大報館挽弟為之共選
家獨是 弟近陸續有形政之治
然就言以取用人以与信之尚非
相應者既開報館希与庶人公議之

例亦荷与手之儀也勿開之海
之福之儀也也方之之日尚以此之
者皆罪也

之下心為何也亦尤尚之義於衣表
晉者之知也日一二之糊洋也此以
附強者甚多然此以是日於予福
世道洋之人端為持重固然其証

為策物則其亦知人間之為而更
亦為外國所無其意者中類多
回中一月之福察視彼以視而更
者私予形了一是修面乃登先
此年法并頌

也此亦其法以修弟之股也

五月

勸公之下速來連拉

二書承

與居長益全慰一地山拉語
事自京師明日甫赴唐治賢著
東渡采者始以候苑生切留今
看宛約赴滬忘擲明後日投輒
風派星散相見之日

而此別之後世界不知何變態
江之通以為黯然銷沈豈
中宣明晨晉都月半
仲來津附學此大佳乎但
能持久否儘為飄風所擊
覆六各惘也弟賦詩
達日斯密原富已及

凡冊始不下廿第餘在也刻已履青
借本擬脫稿時令人重
几下但書力小於矜抑身健而
上淋尚所宜為但要論部色
二獎一潦草寒素一石使高
傑出侯如原富一書式
得世嚇倒故至今尚

京津無甚大事今日國有人劫
宛老想定談談也前密約一
裏在此結東
不能不罷論
凌然之說必不可信大家佳事尚
須格外謹慎迴避也
登不致誤事不宮收
三月

严复与张元济书手迹

熊如君左右五月十五號開學而務
關係緊要現在派人攝理

台端之來京似不欲在開學之後急早
急好伯辭已望辭不來可謂善自為謀
至如之復希即快

多安

少安

五月三夕

明農如結我區日未二項去息不
 知如何是了政府庫空如此非信
 得數十百六旬則發共餉以此無從
 前數千米一公事百所有大家新以
 通照六十九則裁亦去百河清作
 此尚不勾養收止半正於家用不
 消說了津屋每月需銀百元實
 堪不起強至於前租期滿自決意
 而北京以節用費但北京能勾或
 時午靜甚么人都不能說到彼時
 若適百事丹行寬寓撤入租界
 則銀錢又一大筆豈能堪之大
 學堂下半年政府能台開辦
 我們尚在那裡與空管不可知要
 想學善西國作極份有打算實
 筆墨過日但描建眼下手難危
 強訛詐勸捐估實請救安所
 不有望安居之地故亦作為難論

老思右德安身一安身五命之地地
 不可得奈何之為念之計六好行端
 身前及家春先行回而自有目前
 月度所有家公重安皮箱千字
 頓挫由實不心帶京切安一見信
 一完河日前來寫信意四兩時以
 件丁大出大迎汝一切用度自快送
 他而行我愛雜然有些清和而
 區三三十九禁得我清亂浪田
 規起來可慮丁怕餘供汝到京
 後再行通盤打算可耳一江味正
 夫病勢行也突但速德就丁見差
 台辦先之條人遇如此亂病之人
 可謂晦氣極矣品二姑大去逸集
 而馮再有人新改一筆三子否心
 於去否自得也胡三則上與心經
 至名十用劉新可如此且月用家
 春到京則三定丁刑救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手迹

书信卷说明

一、本卷包括与师友书信及家书两部分。

二、本集所收严复书信，有的已刊，有的未刊，各篇都分别注明来源。所收各函，尽可能根据原信或最早报刊所载作了校勘，其中严群先生所供稿件，均经严群先生校订过。

三、书信大都有月日而无年份，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了各书信写作的年份。考订文字注于各页末。原书月日，大体是严复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以前用农历，以后用阳历；民国以后，亦有用阴历者，但都注明阴历、夏历、廿四节气或朔、望、初几、闰月等字样，若仅填某月某日者，皆指阳历。严复给儿子严琥的信中说：“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书，用新则纯用新，用旧则纯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用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学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严复自己写信时的规则。

第三册

书信卷目录

图片

书信卷说明

- 与陈宝琛书（五封） (497)
- 与汪康年书（十三封） (505)
- 与梁启超书（三封） (513)
- 与吴汝纶书（三封） (520)
- 与张元济书（二十封） (524)
- 与《外交报》主人书 (557)
- 与曹典球书（十二封） (565)
- 与张百熙书（二封） (575)
- 与肃亲王书 (579)
- 与王子翔书 (580)
- 与端方书（二封） (582)
- 与伍光建书（四封） (584)
- 与高凤谦书（四封） (586)
- 代甥女何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 (589)
- 与沈曾植书 (590)
- 与严修书 (591)
- 与学部书 (592)
- 与胡礼垣书 (594)
- 与载泽书 (595)
- 与毓朗书 (596)

与那桐书	(597)
与载洵书	(598)
与王君书	(599)
与盛宣怀书	(600)
与熊纯如书(一〇九封)	(602)
与周同愈书	(717)
与侯毅书(二封)	(719)
与黄君书	(723)
与冯国璋书	(724)
与俞复书	(725)
与徐佛苏书	(727)
与柯贞贤书	(728)
与伯兄观涛书	(729)
与四弟观澜书(五封)	(730)
与五弟书	(733)
与夫人朱明丽书(六十三封)	(734)
与长子严璩书(十七封)	(779)
与三子严琥书(十五封)	(794)
与四子严璿书(九封)	(807)
与五子严玷书(三封)	(813)
与严璿、严璆两女书(五封)	(815)
与次女严璆书(三封)	(818)
与四女严璿书(二封)	(820)
与诸儿书(三封)	(821)
与侄严伯璩书(三封)	(826)
与甥女何纫兰书(三十封)	(829)

与陈宝琛书* 五封

弢菴先生閣下：

前托孙香海代呈一楫，知经伟览。近^①者时局滋不可问，平壤卫汝贵所带淮军十余营，自本月十三、四后为倭所围，城外筑台十四□□□夹击，糜烂溃涣^②。统领朱保贵〔左宝贵〕死之，餘兵退走鸭绿东北，义州之九连城，尚不足以扼贼之北突也。自战后，东边^③告急之电，日数十至，合肥知事棘，乃饬刘盛休带铭军八营赴援，军从鸭绿之大东沟登岸，丁禹廷督海军十一船护送之。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与我适，自午至酉，恶战三时，倭沉三艘快船，力尽而退，我亦失致、经二远，并超、扬两艘；定远受千二百余弹，几沉不沉，铁甲之为利器如此。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其尤异者，则镇远大副杨君雨臣，开□□战旗既升，乃身自猱登，以钉钉之，盖深知此仗之□□□竖降旛者，为此，所以令诸将之有死无降也。此□□□□□风，稔其平日在军，勤奋有为，条理详密，林开士倚之如右手，此人日后必为海军名将也。将弁死事甚

* 此据福建抄寄件。原件除第四函藏福建省图书馆外，其余四函均藏于福建省博物馆。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橘隐，福建闽县人。中法战争前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辛亥革命前夕，任山西巡抚，旋调京。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师傅。与陈宝琛书共三十八函，除这里选录的五函外，其他因残缺甚多，故不收录。

① “伟览近”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② “烂溃涣”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边”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众，刻所可知者，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鞠人建勳而已。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卒将黄建勳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子香、凯士居圜坛中，故得不死。丁禹廷□□□伤，闻昨已乞假，让刘子香为海军提督矣。是役德酋汉纳根在军助战，故归述甚悉，据言军□□张道士珩不肯照发药弹，致临阵不应手，不然，倭之七艘快船可尽沉也。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此时海军见存诸船受伤甚重，非月余日大修不能复出，而所供尽有道府秘不敢穷也。故我之一切虚实举动，倭无不知，知无不确。合肥词气毳毳，期以一死谢国。以今日之事势为论，虽西晋、北宋之事复见，今日无□□□耳。合肥用人实致债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埒〔埒〕张蕡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灿烂之不足恃也。今者数月内时事殆不可知，公何不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督扶持禄保位，公意中尚有何人耶？

闽民贫地散，虽在海疆，敌所弗顾。今日倭事，校〔较〕甲申法事固大相径庭，不能一概论也。乡里可无恐矣。可太息者，自甲申□□□□载，大可未雨绸缪，乃相率泄沓，内则峻宇雕墙，□山海子之费至于数千万缗，而今兹安危利害□□，不费所费，千古荒亡，如一丘之貉；外则政以贿成，各立门户，羌无一人为四千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道地者。仆①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

① “仆”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萍梗，祇能听其漂荡而已。小儿子年少不更事，见时望时有以戒教之。敬托，敬托。心惊手颤，书不成字，恕罪恕罪。此讯

著安 并颂

上待万福

名心照不具 八月二十四日泐^①

致菴先生侍右：

前后两书视缕东事，想经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及，所最可痛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取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倭扬言冻河以前必犯京室，门户荡然，一无可恃，新集之卒，与御营之兵，真儿戏耳！刻人有戒心，士无固志，绝不知舟流之所届也。初二日翁常熟携一仆坐篋舆入节署，所与北洋深计熟虑者，一则议款，二则迁都而已。朝廷始持战议，故责备北洋甚深，今者势处于不得和，故又处处恐失其意，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督井，茫无头路如此。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其事前泄沓虚矫，□□怠傲，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复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推委挟制，莫可谁何，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苟朝廷一旦摔而去之，则天下亦从以丧。故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本午罗宏庵来谈时事，问走所以处今日者，走言急则治标。使走为一省督抚，稍可藉手，则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以与

^① 是函及第二、第三函，皆不署年份。函中论述甲午战争事甚详，知均为一八九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光绪二十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

倭争□□之命而已。弦印斯说，但曰此又非李中堂不□□□，诸公素于洋务若风马牛，又不求洋务真才，言借债则洋人不信，募将则任否不知，购械则□□已被侵渔外，又必遭阻夺，又乌足以及事耶？□□之论固矣，但不知有人焉，虽才足办此，其所为祇以自固位，于国之休戚，秦越肥瘠，则又何餽耶？方益堂竟以不免，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则有人庇之耳。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近者之事，有谓营伍既如是之不足恃，海军扶伤救弊，恐亦无济，不如早和，宁忍眼下之亏，事后认真振作，则东隅之失，或收桑榆。此论固矣，然自走观之，不外偷活草间苟延残喘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何则？中国吃亏，固不自今日而始有也，事后振作，皆安在耶？沈隐侯有言：后病深于前病，后著不及前著^①，正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而且舐糠^②及米，国本愈伤，上下之礼学俱亡，渊从之鱼爵益□增，此番汉奸官民中不知凡几。知者不为，为者不知，几何不沦胥及此耶！史传所载易代更革之事，要不过一朝□债。闻倭于十七大仗之后，尚有余船七八艘在各海面游绎。畿辅门户洞开，门焉宫焉皆无人，且枪弹告乏，军储四万桿，有事以来已亡其半。曩合肥请以宋祝山赴奉，宋非三十营不可，廷旨已指的饷矣，然以无枪，尚不知何日成军。天津^③、保定见兵不及五千，再募不独乌合，且徒手□□□何。倭有枪廿六万，子药称是，奸民遍地皆是。闻倭于去年散五十万员以购间谍，一昔敬如所捕倭谍^④一朝兴，而中国之为中国固自若也。至于今日□□诚恐四千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

① 沈约与徐勉书原作“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

② “舐糠”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天津”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④ 原件第七页至此止，另一页自“一朝兴”起，疑中有缺页。